



- 采访记者:孟艳
- 采访事件:青岛97岁老建筑拍卖系列稿件

老建筑,该如何“赡养”?

湖南路一处百岁老楼拍卖价高达9000万元,后期装修费用约需5000万元,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这个价格让人咂舌。但是对于文物爱好者来说,老房子有人保护了,值得庆幸。

青岛老建筑众多,像一群身衰体败、晚年凄凉的老人,幸运者如湖南路这处老楼被私人“赡养”的屈指可数,而大多数不幸的老建筑正在慢慢衰老而无人问津。为何出现这种局面?

这些无人问津的老建筑多是一些位置不好、品相不好的优秀历史建筑。

有些老建筑是幸运的,比如今年8月份,湖南路39号这座百年老建筑被人买走,要打造半营业性的博物馆,这意味着以后这幢老楼有人提供“养老费”。2010年,青岛市对老舍故居的改造投资1000多万元,在改造中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恢复建筑的历史原貌。老舍故居从此也得

到了政府“公费”养老。

与这些幸运的老建筑相比,还有不少老建筑由于无人“赡养”,在风雨沧桑中渐渐衰败。老建筑保护难,政府经费少,无法均衡投入是一个原因。得到政府眷顾的如“劈柴院”、“老舍故居”,除了这些老建筑名气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产生商业利润。

一位老建筑专家说,政府投资哪个老建筑,其实也要看领导重视程度,一些有商业价值的老建筑往往得到的

投入多,而一些已经衰败或者没有太大利用价值的老建筑投入就少。

说到底,能产生商业利润的老建筑就会有政府和私人抢着去保护,而一些利用价值小,产生不了利润的老建筑则任其在风雨中衰败,政府还是缺乏一套完整的保护机制,哪座老建筑该保护,哪座老建筑应该优先保护,应该有具体的条文来约束,防止出现因领导人喜好先保护商业利润大的建筑。



- 采访记者:潘旭业
- 采访事件:航标变地标,百年灯塔华丽转身

百年灯塔的守望者

5座灯塔历经百年风雨沧桑,华丽转身成为见证青岛腾飞的地标。灯塔历经百年依旧矗立,守塔人却换了一批又一批;灯塔旧貌换新颜,守塔人几十年如一日;灯塔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守塔人依旧默默无闻。灯塔之所以能服役百年,守塔人是毋庸置疑的功臣。

在采访时,笔者一直被这些默默无闻的

守塔人感动着。朝连岛灯塔的守塔人钟明时,从1976年12月24日21岁时守塔,今年他已经56岁了,其中8个春节是在岛上度过的;小青岛灯塔的守塔人杜海清也已守塔15年,15年在“守塔界”或许也只能算时间一般吧。真的很难想象,一个21岁的小伙子是如何在这弹丸之地度过生命中最美好的35年,这些守塔人又是如何忍受日复

一日的乏味工作。这些守塔人的领导曾经向笔者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些守塔人一值班就是24个小时,尤其是晚上,周围全是茫茫大海,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守塔人说的则是:这是我的工作,工作就应该这样。

守塔人的工作比较单调,每天都要认真检查灯塔上的设备,做好各种设施的维护工作。不会每天都有人去

检查他们的工作,可以说他们工作做得好与不好,细致与不细致都是良心活。灯塔的百年沧桑也洗尽了守塔人的浮躁,成就了他们沉稳的性格。

在海上站岗的老灯塔,历经百年风雨,难免伤痕累累,灯塔日常的保护和修缮显得至关重要。如果说没有这些守塔人的兢兢业业,或许也就没有这些灯塔的百年辉煌。



- 采访记者:李晓闻
- 采访事件:盲童被收养24年遇黑户

还有多少贫困不为人知

去殷家的路车子足足开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内,我不仅想好了该问什么,就连稿子开头和结尾的版本都想无数个。然而当踏进殷家家门,看到炕上祖孙俩相依相偎的一刹那,所有人都一时语噎。所有想好的问题,打好的腹稿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站了半天,我想不出一句合适的开场白。

无需再问什么,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已经

说明了一切。84岁的老奶奶每次颤巍巍地一开口,都能让人鼻子发酸眼眶发红。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祖孙俩是幸运的。因为不是所有需要救助的人都能够被发现,不是所有感动人间的真情都能够被关注。

为了盲孙的户口,八旬老人奔波了四年之久。公安部门的相助和媒体的报道也仅仅是提醒相关部门做了他们该做的事,真正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并震

撼人心的,实际上是网络论坛上的一个帖子。事后村书记说,网上的帖子一发出来,他就被网友们骂了个狗血淋头。其实村书记为殷家没少奔走,但是由于殷家情况复杂,事情不是找一两个部门就能解决的,凭其一己之力也爱莫能助。于是事情一拖再拖,幸运的是最后终于看见了希望。

然而我的心情却好不起来。殷家低矮的小平房、泥泞的羊肠小道无数次在脑海中闪

现。在这片土地上,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地方,隐藏着多少令人心酸的困难家庭?媒体报道的再多,也只是冰山一角。而真正想伸出援手的机构和个人,恐怕也是有心无力。曾有媒体撰文称,感谢那些发现了贫困的记者们。可是,如果那些急需救助的人们挣扎在偏远的村落,就不能单纯依靠媒体,更不能指望网络。那么,究竟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所有贫困的角落都照进阳光?



- 采访记者:李珍梅
- 采访事件:盲校老师的教学

盲校老师,照亮盲生的人生

采访青岛市盲校高三一班班主任赵杰时,记者与她聊了近两个小时,听她讲述从教24年来与盲生的温情故事。结束采访时已是下午5点,赵杰笑着说“我还要擦玻璃。”原来,每次盲生们打扫卫生后,都会问“老师,我们擦得干净吗?”这时,赵杰总会笑着鼓励孩子们说:“打扫得很干

净。”尽管,玻璃被擦得像个花脸。

盲校里一个班最多就十几个孩子,但老师们的付出,却是双倍甚至多倍的。对于失明的孩子来说,他们眼里的世界是一片黑暗,盲校老师就像一支照亮他们黑暗人生的蜡烛。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任启蒙老师,而对于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们的父

母或许都不知道如何去教育,启蒙的责任就落到了盲校老师肩上。

盲生的世界是黑暗的,但他们的语言却是如此真诚和朴实。“老师,最近你过得好吗?”每过一段时间,学生就会拉着老师的手这样问。摸摸老师的头发,孩子们便知道老师最近有没有剪发;拍拍老师的手臂,他们便知道老师有没有变瘦;摸

摸老师的衣服,他们便知道老师今天穿的什么……就像赵杰说的,她们和孩子之间,永远不会有师生矛盾。

赵杰只是盲校老师的一个缩影,甚至是所有特教老师的缩影。与普通学校老师比,他们不期盼将来有“桃李满天下”的局面,他们只希望学生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